

惦记和牵挂

邹明强

最近，一位退了休的前工会主席，冒着酷暑开车几十公里，给我送来几箱纯净水。离开时他嘱咐我，天热多喝水。我站在小区门口，“石化”了几秒钟，不知如何应答。想了半天，才回过神来，对他说：“谢谢您的惦记和牵挂。”

“我们以前总在报纸上见面，现在您退休了，我们就在朋友圈见面，挺好的。”看到老通讯员的留言，我心里一热。看来，退休以后，朋友圈也得时常更新，为了那些把我当朋友的人。

在新闻界工作了四十余年，我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作品，但留下了数不清的合作者和被采访过的当事人。他们大多数都把我当朋友一样惦记，在我退休离岗后，仍然牵挂着我的一举一动，让我倍感幸福。

家人总问我，为何总爱发朋友圈，不担心有人误会你，爱炫耀和喜欢找存在感么？我回答说，不会的，若有那种感觉的人，早屏蔽了我的朋友圈。我发朋友圈，就是告诉我的朋友，我现在的状况很好，不必挂念。

我又把这个想法发到了朋友圈。一些多年“潜水”的朋友，都跃出水面给我点赞了。由此看来，我还真不是自作多情，真诚为人，总有朋友在默默地挺你。

朋友之交淡若水，真朋友，在心里惦记就好。现在社会全面发展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，大可不必奔波送物了，累着了您，我也不忍心！

惦记我的朋友，我从心底感念，还是要跟你们真诚地说一句：谢谢您的惦记和牵挂。

小街的烟火

赵克红

洛阳的风里藏着岁月的密语。南宁文友老李初至这座古城，便被深深吸引。他总爱眯起眼睛，凝视城墙斑驳的纹路、街巷纵横的肌理，试图破译古城沉淀千年的密码。

与天子驾六博物馆一路之隔，周王城广场的编钟灯次第亮起。广场舞的红绸掠过最后一缕晚霞，仿佛点燃半片天空。老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突然抽动鼻子，眼睛发亮：“哪里来的香味？勾得人走不动路了！”其实，我也闻到空气中混着铁锅煎炒的焦香、八角桂皮的辛香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。我笑着指向东边灯火阑珊的小街：“这里的美食很有名，去尝尝？”不过三两分钟，我们便来到西工小街。

最先映入眼帘的是“小街天府”，红底黄字招牌下，蒸腾的热气模糊了橱窗玻璃。掀开门帘，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，混合着麻酱的醇厚、辣椒油的呛香与花椒的麻意。店内座无虚席，木制桌椅被岁月打磨得油亮，食客们捧着搪瓷碗大快朵颐，吸溜面条声、筷子碰撞碗沿声与店主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。

再向西步行数十米左转角处，小街锅贴摊前仍排着长队。半人高的铁锅架在炉具上，锅底火苗跳跃。掌勺师傅挥动长柄铁铲，一排排月牙状锅贴在锅中翻身，金黄油花顺着褶皱攀爬，边缘泛起诱人焦褐。滋啦——滚烫香油浇下，白雾升腾，排队的大叔忍不住咽舌：“这味儿，勾得人咽口水！”

丹珍汤圆店的暖光里，青瓷碗中汤圆浮如满月，咬破时黑芝麻馅裹着桂花蜜流出，甜得人眯起眼。服务员说：“我奶奶那辈就在这街口支锅。”她袖口沾着的面粉与亲切话语，让汤圆店多了份温暖。

“桃花里”调酒摊前，调酒师的摇酒器划出银弧，蝶豆花的蓝与柠檬汁的金黄在高脚杯中共舞，幻出晚霞般的紫晕，冰凉的酒液混着烟火气入喉，仿佛饮下半座城的月光。

子夜时分，西工小街宛如永不熄灭的灯盏，照亮古都的夜空。外卖骑手穿梭如织，手机订单提示音与食客谈笑声此起彼伏；直播镜头对准滋滋冒油的烤串、翻飞的糖画，让小街的烟火气顺着网络飘向四方；文创店内，游客挑选刻有牡丹纹样的书签、绘着唐三彩图案的杯盏，将古城记忆小心收藏。锅贴铺的铁铲与铁锅奏出动人的节拍，烤串摊的伙计用地道洛阳话招揽，糖画摊前孩童的笑声清脆如铃。

当我们告别小街，月光已为青石板路镀上银边。小街用人间烟火，将千年岁月熬煮成滚烫的生活。它滋养万千食客的味道，更照亮城市的夜晚，让古都洛阳在新时代浪潮中，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机。

肩上童年

雷亚梅

“童年啊，是梦中的真，是真中的梦，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。”冰心的诗句总让我想起那些骑在父亲肩膀上的日子。父亲是个典型的庄稼汉子，肩膀宽厚得像块门板。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把小手搭在父亲粗糙的大手上，让他把我举到肩头。父亲总会先蹲下身，让我踩着他的膝盖，然后稳稳地托住我的腰，嘴里喊着“一、二、三”，我就腾空而起，坐在了他结实的肩膀上。

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，电视机还是稀罕物。每当听说邻村要放露天电影，父亲就会早早收工回家。夕阳西下时，他扛着我走在乡间小路上，我搂着他的脑袋。田埂边的野花擦过我的脚踝，痒痒的。父亲的大手牢牢扣住我的小腿，生怕我捧着。放电影的空地上人头涌动，父亲总能找到一处最佳位置。我骑在他肩上，看得比大人们都清楚。银幕上的英雄在战斗，底下的观众发出阵阵惊叹。夜风微凉，父亲会解开外套扣子，把我的小脚裹进他温暖的怀里。散场时，我常常已经趴在他头顶睡着了，迷迷糊糊中感觉父亲的大手一直护着我的后背。

夏天是葡萄成熟的季节。我家的葡萄架搭得特别高，紫莹莹的果实总挂在最上头。父亲干活回来，汗衫都湿透了，但看见我眼巴巴望着葡萄的样子，就会抹把汗走过来。

“丫头，想吃不？”说着就把我举到肩上。阳光斑驳地洒在我们身上，我专挑最大最紫的摘，第一颗总要塞进父亲嘴里。去年春节回家，刚进院子就看见父亲蹲在葡萄架下。7岁的小女孩跑过去喊：“外公！”父亲眼睛一亮，像当年抱我一样把外孙女举到肩上。阳光依旧透过葡萄叶洒下来，只是父亲的白发在光里格外刺眼。女儿开心地张开手臂：“妈妈，你看，我比房子还高呢！”那一刻，时光仿佛重叠了，我分明看见30年前的自己。

父亲的肩膀，曾经是我看世界的瞭望塔，是遮风避雨的港湾，那个托举我长大的肩膀，永远是我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。每次看见女儿骑在她外公肩上欢笑的样子，我想，爱，就是这样一代代传递下去的。

我的矿工父亲



蒋元顺

1956年，大西南的工业建设项目开展得热火朝天，父亲和300多个家乡青壮年放下手中的农具，用一根扁担挑上破烂的被子、几件换洗的单薄衣服、20来斤路上吃的口粮，从老家四川简阳步行31天、1500多里路，历经了不少艰险，终于到了现在的西昌会理益门煤矿。

矿山里一年到头吃的是煮黑豆、玉米蒸馍，住的是低矮潮湿、用稀泥和石头垒的本地居民称之为“干打垒”的土房子。矿工从井下归来，一身灰，认不清谁是谁，只能看见两只眼睛在转动，还有白森森的牙齿。没有澡堂，只好用脸盆洗澡，一盆、两盆、三盆……洗出来的水黑如墨汁，身上自然也是洗不干净的。

在我4岁时的一个晚上，我们一家人还在“干打垒”里沉睡，凌晨5点钟被人敲门吵醒，得知父亲在井下受伤了。一家老小哭喊着来到医院，看见一身煤灰的父亲躺

在病床上。脾气火爆的父亲嘴里叼着一支“兰花”旱烟，见我们便大骂，嫌我们哭闹得心烦。母亲见此情景，破涕为笑。见多了矿山事故的我们，还能看见父亲发火骂人，是多么幸福呀！

小时候，我最爱去井口旁的烤火棚。等送馒头的人挑着两大筐“班中餐”来，省吃俭用的父亲凭票给我们姐弟四人一人买一个大馒头吃。这在我们眼里，可是世界上最美味可口的食物。懂事的哥哥、姐姐，总要在我们的馒头上掰一小坨，用纸包好，拿回家给妈妈吃。

小学三年级时，有一次，我邀请最要好的同桌一起去那个烤火棚玩。烤火棚里正烧着从井下拉回来的烂木头，浓烟熏得人直流眼泪。父亲和工友们推着沉重的矿车，气喘如牛地出了井口。我看见父亲和工人叔叔们都一丝不挂，顿时羞得无地自容。父亲见了我和同学，忙去把衣服穿上，向我解释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洞子里热得很，穿上衣服一会儿就被汗水浸湿了，身上风湿重，骨骼就会麻痛，很不舒服。”我心里在默默流泪。吃了馒头，我眼含泪花地要同桌和我拉勾保证：不准把父亲没有穿衣服推矿车的事给任何人说，不然不和他做朋友！

父亲闲时会去河里钓鱼，还会背上火药枪上山打野兔、野鸡，为的是能改善一下生

活。父亲唯一的爱好，就是每天能喝上一两杯没有下酒菜的“寡酒”。后来生活好一些了，有了炒花生、米花糖、麻花这些下酒菜，但这些都眼馋的孩子们分享了，父亲也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，高兴地喝着小碗里的“寡酒”。

1976年，唐山大地震后，许多地方都在“躲地震”。父亲从山上砍了竹子，找来一块空地，搭建起“地震棚”。下班后，他就在“地震棚”旁的荒地上开荒种菜。父亲种的南瓜特别好吃，嫩南瓜我们一家人吃不完，就拿到菜市场去卖。秋天，老南瓜成熟了，一个有二三十斤重，煮熟吃特别香甜可口，父亲会送一些给矿上的工友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一家有吃有穿，全靠父亲像牛一样，上班在井下劳动，下班回家种菜喂猪。

父亲还给我买了三只小鹅，他说养鹅大了，卖的钱我可以拿去书店买书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就赶着鹅去吃草，鹅不停地找青草吃，吃饱了就安静地听我给它讲故事、朗读课文。我们家在“地震棚”一住就是7年，后来才搬到矿山单身宿舍，挤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姐姐哥哥一直住到结婚安家另外找新房。

1980年，我的矿工父亲退休了。由于在井下工作了几十年，他患了风湿，一到春季和冬季关节就痛，步履艰难。很多时候，



夏荷开

6月12日，江苏省淮安市古典园林各式荷花竞相绽放，粉荷擎露而绽，碧叶翻浪成波。视觉中国 供图

崇左的心跳

张立华

此番前往广西崇左，不只是一次采风创作，更是一次深入文化源头的探寻，一场灵魂与祖国边陲的深情对望。

从南宁换乘汽车驶入崇左境内，窗外景致渐渐变换。甘蔗林密密麻麻地铺陈开去，热带阳光在枝叶间跳跃闪烁。远处群山笼罩在淡淡的雾霭中，若隐若现。这里多是奇特的喀斯特地貌，山峦峻拔，水路纵横，带着粗犷而又柔美的双重气质。同行的壮族朋友说：“崇左是壮乡的心脏。”

最震撼人心的，莫过于德天瀑布。瀑布从百米高的岩壁上轰然倾泻，水声如同万鼓齐鸣，水雾弥漫在空气中，阳光穿透水珠，织出一道道七彩虹光。站在瀑布脚下，整个人被这磅礴的自然之力包裹，内心却出奇地宁静，仿佛那奔流的水声，不仅冲刷着岩石，也洗涤着人心深处的尘埃。

“这水声，是我们的山歌。”壮族朋友轻声

说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自然无言，却一直在唱歌。水流滋养了这片土地，也孕育了这方文化。

比瀑布更为静默，却更加震撼人心的，是宁明花山的壁画。那一幅幅壁画镌刻在红色岩壁之上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站在壁画前仰望，那些跳跃的舞者、庄严的祭祀场景、蓄势待发的狩猎队伍，仿佛定格了远古时刻。无言的岩画，像在低语着一个民族的远古记忆——他们如何生存，如何信仰，如何繁衍，如何在山水之间编织出壮族独有的文明根系。

那一刻，我深切感受到，文化绝非冰冷的概念，而是活生生的情感传承，是带着血缘温

度的生命火种。它或许借一曲山歌延续，或许借一幅壁画长存。

而在明仕田园，我终于听见了土地的呼吸。清晨的阳光温柔洒落水田，水牛缓缓踱步于田埂，农妇的山歌从竹篱后的河岸飘出，缭绕于晨雾未散的山谷间。水田如一面面明镜，映照着蓝天、村舍、稻苗与晨光。

一位阿婆一边整理农具，一边唱着壮族山歌。她微笑时，眼角的皱纹如水田泛起的涟漪，圈圈荡漾，温暖得令人想落泪。我想起都市的匆忙，快得让人忘了歌声如何从劳作中诞生，语言如何与土地缠绵。

旅程的终点，是凭祥友谊关。站在界碑前，远眺越南边境的轮廓线，心中涌动出一份

金针好吃，还能开好看的花

萧正清

清晨行走在温州大罗山麓，偶遇一家园圃。只见金针花正一簇簇、一丛丛地盛放，鲜嫩的花苞宛如无数振翅欲飞的小黄鹂，在晨风中扑闪着金黄的羽翼。眼前这蓬勃的明黄，蓦然铺展出一幅久违的图景：菜畦间，母亲正俯身忙碌，手指灵巧地在翠叶间穿梭，采摘着那细长如簪的金黄花苞。她脚边的竹篮里，已静静卧着小半筐嫩黄，仿佛连夏日的初阳，也被她一并采摘了下来，无声地盛放着，悄然吐纳着清冽的馨香。

我们乡下管金针菜叫黄花菜。那花苞

纤长柔韧，像是大地将灼灼日光凝练成了纤纤玉指。记得每日晨光熹微，花苞初绽，亭亭然立于修长的花茎之上，薄薄晨露中，宛如一支支金簪斜插碧空；然而待到傍晚，它们却已悄然萎落，仿佛只为这短短一日光景，便耗尽了毕生气力。乡邻们常说，这花性子娇得很，非得趁朝露未晞时采下才好，否则便似失了魂魄，徒留形骸，那鲜活的滋味也就消散了。

古人称金针菜为忘忧草，此名何其精妙！金针菜之味，是缠绕在舌尖上挥之不去的温柔：鲜食时脆嫩清甜，只需简单焯水凉拌，齿间轻弹便有清香流转；待到晒干后炖肉煨汤，它便贪婪地吸饱汤汁精华，愈发柔

韧醇厚，口舌之间，尽山野的清新气息与日光的暖意馈赠。那时便听母亲讲，金针菜是真正的“席上珍品”，只需小小一捧干菜投入汤中，便足以点石成金，令满锅滋味升华，恍如将整片田野的芬芳都浓缩在了那只粗瓷碗里。

记忆中，黄花菜就这样默默绽放村舍的篱笆边、屋角的菜畦旁。那一片片灿烂的金黄，确如散落人间的金簪，在最平凡的角落，闪耀着自然慷慨赋予的华彩。如今超市货架上的干金针菜，色泽虽也金黄，却终究褪尽了晨露浸润的鲜活气韵——那曾弥漫老屋庭院的清冽花香，那竹匾上铺陈的、仿佛带着母亲体温的阳光，那灶膛里柴火温柔舔舐铁